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元代文学史

程千帆 著

吴志达 修订



根深葉茂 實亦聲光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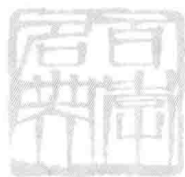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元代文学史

程千帆 著
吴志达 修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文学史/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7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0971-1

I. 元… II. ①程… ②吴… III. 中国文学—文学史—元代
IV. I20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122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51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971-1 定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程千帆（1913—2000年），名会昌，别号闲堂。生于湖南长沙，祖籍宁乡。家学渊源和大学时代的名师教导，对他后来虽屡遭坎坷，但终能成为国学大师，颇具影响。从1942年始，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职，1947年擢升教授，任中文系系主任。他学贯古今中外，更擅长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古代文献学。1956年，《文学研究》（后改名《文学评论》）初创，受聘为编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十八年。1977年，夫人沈祖棻教授遭遇车祸去世，他在悲愤中竭尽全力整理其遗著《涉江词》、《涉江诗》等。1978年应匡亚明校长特聘任南京大学教授，对南京大学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作出卓越贡献。多名学生已成为著名学者。程先生是在一级教授的岗位上、声誉最为隆盛之际，主动上书引退的，而对培养青年、著书立说工作，仍孜孜不倦。著有《程千帆全集》十五卷。另有《闲堂书简》一册。学术兼职多种，但最为关注的是《中华大典》副主编兼《文学典》主编的工作，从大典规模、经纬目设置、分典主编的选聘乃至工作方法、如何克难制胜，均殚精竭虑，以期必成。在主持完成最后两个分典的样稿论证会后，溘然长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志达

原名吴文星。1931年8月生于南京，原籍浙江东阳。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因受“扩大化”运动波及，毕业下放劳动。然后历任教职，屡经困厄。改革开放后，尽心竭力以所学报国，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一、二、三届校长教学工作顾问、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主编《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著有《中国文言小说史》、《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明代文学与文化》、《唐人传奇》及《元人散曲新选》、《水浒全传校注》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获多项奖励。自1992年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 1963 年 11 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作者,特殊的文学史

——写在程千帆先生《元代文学史》之前

陈文新

程千帆先生著、吴志达先生修订的《元代文学史》即将在程先生百岁诞辰前夕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先生嘱我写几句话。面对这部草创于半个世纪以前、由师生两代人共同完成的著作，我感触良多，而尤为强烈的感触是：这部由特殊的作者在特殊时代写成的特殊的文学史，在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必将以其特殊的价值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然还算不得绝后。大约十年之后，更大规模的浩劫再次让中国知识分子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终于清楚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些被后人视为天方夜谭的事，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却几乎是生活的常态。

1957年，中国大地上那场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据说使55万人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们从此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程千帆先生是这55万右派中的一个。如果说有什么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那就是，程先生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所谓“大右派”，如果他是一个学者的话，表明他不仅学术成就高，而且敢于说实话。

根据那年《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等报刊的批判文章，程千帆先生的罪状之一是署名“会昌”写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一文。据说程先生有意将文学工作者分为大作家大编辑、小作家小编

辑、不大不小的作家和编辑、权威作家权威编辑四个等级，有意把文艺界描写得糟糕透顶和人为地制造分裂。罪状之二是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散布“反动毒素”。当年罗列的那些罪状，现在看来，都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但是，一种胡说得势的时代，胡说就成了真理。而胡说一旦被视为真理，是非被颠倒，谁不胡说谁就可能成为“右派”，甚至胡说得不到位也可能成为“右派”。“右派”当然是要被打翻在地的。

被打翻在地的程千帆先生从此离开了讲台，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名教授被变成牧牛翁。

(二)

这部《元代文学史》的前身，《元代文学史讲义》，是程千帆先生被赶下讲台前夕写的。那年他44岁，在学术上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即使是写一部讲义，其睿智和才情仍能时时贯注于字里行间，笔力健拔，气象开阔，令人想见他英气勃勃的爽朗情怀和偶尔一现的桀骜不驯的风采。比如他在第七章开头谈元曲前后期的变异：

在前期中，作家们无例外的都是北方人，而大都人又占三分之一。这暗示着北曲以北方为发祥地，而大都则既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其文化中心。当地的人民用生活哺养了这种艺术，又用这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1279年之后，蒙古贵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使得一度被隔绝的南北文化重新有了自由交流的机会，而由于当时蒙古贵族是挟着其政治军事的优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南下的，文化领域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在音乐、戏剧方面，就主要的不是南曲和戏文的北上，而是北曲和杂剧的南移。原来异常繁荣，在战争中又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的南宋帝国古都杭州，就逐渐代替了大都而成了音乐、戏剧事业的新中心，并且在这里让南曲与北曲、戏文与杂剧互相接触，逐步融合，孕育着其后的新的变化。

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加上戏曲大师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南游，不能不使当时南方文艺界的面貌发生变化。于是，在后期作家中，出现了许多南方人和出生北方却长期以杭州作为事实上的故乡的人。杭州湖光山色、纸醉金迷的生活环境和一直盛行于南中国的古典诗词的清雅典丽、蕴藉婉约的风格传统，都促使散曲和杂剧的语言风格由通俗化走向典雅化，丧失了他们的前辈们所具有的浑朴自然的特色。同时，这些作家，从他们的行迹看来，又多数是宦途失意的儒生或落拓江湖的文士。他们虽然对于统治阶级不满，但对于广大人民也并不够接近。这样，在他们的创作中，题材渐趋狭窄，战斗气息也不免相对地衰退了。

这两段写于1957年的文字，带有那个时代的强烈气息，我以为，这不仅无损于这部《元代文学史》的价值，反倒使它多了一重价值，即不仅具有文学史著作的价值，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在帮助读者了解元代文学的同时，还有助于读者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1957年，学术界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努力跟着时代走，在分析问题时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分析作品时强调其思想意义，原是一个普遍现象。历经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以后见之明来读当年的著述，很容易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横加挑剔，自以为高明许多，其实未必。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伟大思想潮流，它带来了人类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也带来了人类学术面貌的巨大改变，其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确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高下之别不在于用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在于是否用得恰当，是否分析得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看，拙见以为，程先生的论述是值得击节喝彩的。

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元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典雅就不可能成为元曲正宗。对元曲的这一风格取向，任中敏在《词曲通义》中作过简要的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词面；用比

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① 我们常说词以婉约为正宗，而豪放为别体；曲以豪放为正宗，而婉约为别体，强调的就是这一事实。元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前后期的区别，其差异正在于：前期的元曲风格豪放，后期的元曲风格婉约。至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当然是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清代赵翼曾在他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中专列“元季风雅相尚”一条，强调江南文化中以风雅相尚的传统由来已久，“固不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而日人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元前期的蒙古民族对元曲特殊风貌的影响时，也注意到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崇尚武力的彪悍气质和特有的宗教习尚。蒙古民族是元代的统治民族，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就造成了元曲前后期的差异。社会生活的微妙作用是复杂而巨大的，程千帆先生努力揭示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确有其独到之处、深刻之处。而其文笔之爽朗，我想，即使不同意他的见解的人，也会由衷地表示佩服。

上面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元代文学史》的其他部分，如对《赵氏孤儿》、张可久散曲、《琵琶记》等的论述，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细心的读者不难一一体会，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程千帆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原稿约十余万字，而修订后的《元代文学史》则长达二十余万字，规模扩展了一倍以上。从《元代文学史讲义》到《元代文学史》，吴志达先生付出了辛勤劳动。

吴先生 1956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程千帆先生主攻宋元明清文学史。最近两年，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修订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上。修订程先生这部五十多年前的讲义，在吴先生看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一

^① 任中敏：《词曲通义》，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29 页。

部文学史著作，也是为了纪念程千帆先生，尽一份弟子对先师的心意。更因为师生两代人的命运遭遇颇为相似，心灵相通，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动。吴先生所做的工作，除了增写第十一章《话本与文言小说》、第十二章《元代诗文》外，还对绪论、第一章《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第三章《白朴和马致远》以及其他戏曲作家增写了相当多的内容，并根据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进展对各部分做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全书的注释也是新增的，目的是尽可能提供完整的学术信息。例如关于王实甫的籍贯和生平，学术界有异说。吴先生在尊重原著之说不动的情况下，特加两条注释，引用相关史料为异说之佐证，供读者参考。从全书的修订来看，可以说，吴先生也是《元代文学史》的作者之一。《元代文学史》这部草创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著作，最终成书于2012年底，它是由两代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特殊的文学史。

从胡适《白话文学史》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末，前后数十年间，学术界已大体形成一个共识，即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正宗，任何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都是按这一共识来处理的，其元明清文学部分，元代重在戏曲和散曲，明代重在小说和戏曲，这种处理方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不列专章写元代诗文，所反映的正是当年的学术常态。吴先生在新的时代修订程先生的旧作，所依托的学术常态已经有所不同，吴先生认为，如果不为元代诗文列专章，作为一部断代文学史，是不够完整的。吴先生指出：“标志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戏剧和散曲，相比之下，诗、文、词就颇为逊色了，但是，这不是说，除了戏剧、散曲，其他文体就不足道了。如果说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主要是不屑仕进的文人和市民，那么诗、文、词则主要是中上层人士抒发性情、咏叹志趣或借描写景物以言志的载体。作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值得重视的文坛新气象是：不仅汉族诗人利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有些少数民族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人士也善于诗词，如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刺等。”吴先生这些观点，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进展，也显示

了吴先生个人的学术眼光。

吴志达先生是笔者的业师，1985年至1988年间，我曾在职随吴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程先生和吴先生的著作，常常放在我的案头或者床边。这次受吴先生之嘱就《元代文学史》写几句话，不免有一种惶恐之感，同时又觉得义不容辞。但愿我的这些文字有助于读者了解程先生，有助于读者了解吴先生，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部《元代文学史》。

2013年4月5日于武汉大学寓所

目 录

绪 论	1
一、元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	1
二、从文学样式内部发展规律看元曲的兴起	8
三、散曲的渊源和体制	10
四、元代文学的主流是杂剧和戏文	16
五、不要小觑元代话本、文言小说及诗文	25
第一章 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	26
第一节 既放荡又严肃的作家	27
第二节 《窦娥冤》与《望江亭》	30
第三节 《救风尘》与《调风月》	38
第四节 历史剧《单刀会》	46
第五节 公案剧《鲁斋郎》	50
第六节 关汉卿杂剧的特色	55
第七节 关汉卿的散曲	59
第二章 王实甫	63
第一节 王实甫及其《西厢记》	63
第二节 《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	68
第三节 《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86
第四节 王实甫的其他作品	89

第三章 白朴	93
第一节 白朴的身世与创作	93
第二节 《梧桐雨》	94
第三节 《墙头马上》	98
第四节 白朴的散曲	101
第四章 马致远	105
第一节 马致远的生活与创作	105
第二节 《汉宫秋》的悲剧特质	110
第三节 别开生面的散曲	116
第四节 与马致远同时的其他散曲作家	122
第五章 杨显之和纪君祥	125
第一节 杨显之的《潇湘雨》与《酷寒亭》	125
第二节 纪君祥及其《赵氏孤儿》	130
第六章 水游戏、包公戏及神话剧	135
第一节 “梁山泊里东路”——水游戏	135
一、高文秀及其《双献功》	136
二、康进之及其《李逵负荆》	140
第二节 “开封府的南衙”——包公戏	143
第三节 龙宫水府，天上人间——神话剧	148
一、尚仲贤《柳毅传书》	149
二、李好古《张生煮海》	151
第七章 郑光祖、乔吉与后期杂剧艺术风格变异的原因	154
第一节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和《王粲登楼》	155
第二节 乔吉的《两世姻缘》与散曲创作	158

第八章 张可久及其他散曲作家·····	165
第一节 散曲大家张可久·····	165
第二节 刘致散曲的意义·····	169
第三节 睢景臣《高祖还乡》·····	173
第四节 贯云石、徐再思及钟嗣成的散曲·····	175
第九章 元代南曲戏文·····	180
第一节 《永乐大典》本戏文三种·····	181
一、《张协状元》·····	181
二、《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	185
第二节 四大戏文之冠《拜月亭》·····	187
第三节 《白兔记》、《杀狗记》及《荆钗记》·····	193
第十章 高明及其《琵琶记》·····	200
第一节 高明的文化思想与创作主张·····	200
第二节 《琵琶记》创作的艺术实践超越了作者主观意图·····	202
第三节 《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213
第十一章 话本与文言小说·····	217
第一节 元代小说家话本·····	217
第二节 元人编刊平话集·····	221
第三节 元代文言小说·····	224
一、传奇小说《娇红记》及其他·····	224
二、元人笔记小说·····	231
第十二章 元代诗文·····	236
第一节 元前期诗文·····	236
第二节 元中期诗文·····	245
第三节 元末诗文·····	253

元朝建元表·····	265
后 记·····	266

绪 论

蒙元帝国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的统一政权。蒙古族原是散居于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其中的一支，居在斡难河、克鲁伦河、秃兀刺河等河的上游肯特山一带，叫孛儿只斤族。在13世纪初，这个氏族出了一个杰出的领袖——铁木真，他凭借其祖先已经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即受大多数人尊敬的强有力的皇帝；或意谓海洋般的大汗）^①，并于1210年开始进攻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占据了河北、山西和山东的一部。成吉思汗于1227年逝世，窝阔台继任为大汗，与南宋联合，夹攻金国，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灭金。蒙古背弃与南宋的盟约，从1235年开始进攻南宋，同时并征服了高丽和西域诸国。1260年，忽必烈称帝。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1279年，灭南宋，统治了整个中国，其幅员之广，横跨欧亚两洲。若从元代文学的主流曲（包括散曲和杂剧）的兴起而言，元代文学史可以从太宗六年（1234年）灭金占有中原算起，至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为止，计有134年；若从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算起，至1368年大明帝国的确立，则仅89年。

一、元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

元代是个大一统的帝国，这对于全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经

^① 前说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页；后说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